



一 輻集目錄 第二冊

卷之四 戊戌

私覲 禮記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趨進 禮記

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搏埴之工陶旒

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不能行也

立不中門 禮記

賓入不中門不履闕公事自闐西私事自闐東



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車自關西車自關東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

蓋均無貧
絜矩之工
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聞樂
知人則哲能官人
及其成功一也

以不教民戰

修爾車馬弓矢戎兵

生財有大道

儻人必於其倫

父有諍子

后王命豕宰降德於衆兆民子事父母雞初鳴

周冕服章數之異

旒數玉數之異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
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

制禮也節矣

忠信重祿

縣衾篋枕

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

天難謀命靡常

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鬱人

不與易也

自召祖命

色難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

七月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

卷之五

己亥

切問

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

不能五十里

雖疏食菜羹瓜祭

某在斯某在斯

凡教世子

改火

獻以爵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同其好惡

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傲不可長

學樂誦詩舞勺

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知之未嘗復行也

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不敬何以別乎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言顧行行顧言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雪宮

和衷哉

子孫保之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宮室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四五紀

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其義喪也

羔羊

卷之六 庚子

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卷阿

以鐵耕乎

麟之趾

兔置

召伯所茇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

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

汝陟帝位

能多材多藝

出其東門

盤庚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金縢

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

子路率爾而對

微子之命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蓋而上下之義行矣

都人士

不寬綽厥心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大夫士去國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兕觥其觶旨酒

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

卷之七 辛丑

抑抑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

道不遠人

緇衣

雲漢

桃夭

蕩

變風

采薇

出車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備矣物其有矣維其

時矣

杕杜

嘉賓式燕又思

無羊

黍離

伐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復禮

主忠信

東帶

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可以怨

知皆擴而充之矣

不敢侮鰥寡

司師茲殷罰有倫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

洛誥

舍己從人

人心道心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

恐懼乎其所不聞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天命之謂性

性相近也

執事敬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願無伐善無施勞

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我其試哉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無暴其氣

夜氣

人心惟危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而

仁民仁民而愛物

禮樂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宣公十有五年初稅畝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既歷三紀世變風移

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

居上不寬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然後知生於憂患

君子而時中

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羣而不黨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

君子無所爭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

知皆擴而充之矣

五皇極 六三德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八庶徵 九五福

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夙夜罔或不勤

旅獒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

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

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

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

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

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燠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憇已

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
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召誥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
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
殷庶庶殷丕作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
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多士

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
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文王卑服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告君乃猷裕

篤棐時二人

訪落

輻集卷之四 乾隆戊戌

古歛項淳任田

私覲

受業 汪金鰲學三 校訂
劉清望蔭庭

私覲有三先賓覲次上介覲次眾介覲賓覲奉束錦庭實乘馬
上介奉束錦庭實儷皮士介奉玉錦無儷皮賓覲先以臣禮見
奉束錦總乘馬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君辭請以客禮受
賓乃庭實先設然後奉幣入門左 此客禮 揖讓升堂投幣東楹
降階拜送君辭乃升成拜上介亦以臣禮見君辭以客禮受然
公于賓堂上再拜于上介則中庭再拜是不受于堂而受于庭
也公于士介雖以禮請受然士介終不敢以客禮見奠幣稽首

而。出。公。遙。答。拜。而。已。至。授。幣。之。儀。於。賓。則。公。側。授。宰。幣。于。上。介。宰。自。公。左。受。幣。于。衆。介。宰。夫。受。幣。于。中。庭。此。其。差。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趨進節指聘時賓升堂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乃進阼階西相拜釋辭說由聘而享而禮賓而私覲私覲事畢賓乃退退字前有許多層折聘禮曰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注云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于此君可以反路寢矣據此是君先有命然後可云復命也須補明此層復字方有來路不顧者凡去者不答拜禮有終也

趨進

凡公與賓爲禮唯上擯贊相承擯紹擯不與考賓聘日上擯出請事上擯納賓及賓入廟門立西塾上擯又出請命賓執圭將行聘禮上擯入告出辭玉納賓至是乃退中庭注云以公宜親受君命不用擯相也及賓致命公左還北向上擯進阼階之西釋辭於賓相公拜也及公當相再拜受玉中堂上擯乃退負東塾而立注云反其等位無事此聘時上擯之事也趨進前有退立中庭一節趨進後有退東塾一節進者自中庭至阼階之西也所以趨者爲公因賓致命須當拜貺其閒上擯當相拜或容有釋辭也敖君善曰凡擯者之退近則中庭遠則負塾皆視後事之久速爲節

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尉繚子將理篇云。今夫決獄。小圍不下十數。中圍不下百數。大圍不下千數。十人聯百人之事。百人聯千人之事。千人聯萬人之事。所聯之者。親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識。故人也。是農無不離田業。賈無不離肆宅。士大夫無不離官府。兵法曰。十萬之師。出日費千金。今良民十萬。而聯于圍。圍上不省。察臣以爲危也。此言圍圍有一冤人。則十家不得安業。不獨身受者。含冤負屈。而親友之奔走救援。力殫財單者。其受累無已也。不留獄。哀矜痛悼之也。

搏埴之工陶旒

尉繚子治本篇云。木器。液金器。腥聖人飲于土。食于土。故埴埴以爲器。天下無費。觀此語。可知玉爵金壘。皆後王尙文之事。而酒以元酒爲上器。以瓦缶爲尊。不獨反本修古。不忘其初。亦見古人精核之心。無物不到。

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不能行也。以聘禮言之。使者至朝。致館之明日。行聘禮。享禮。聘夫人禮。享夫人禮。若因聘有言。又以束帛如享禮。聘享既畢。公行醴。賓賓乃私覲。上介覲。衆介覲。分三次行。賓若私獻。則於私覲後行之。及告事畢。至大門內。公送賓。又有問君問大夫勞賓勞介之事。賓再拜稽首以對。乃出。復于上。擯送時。請有事于大夫。爲來日。

行問卿之禮然後即館少息此所謂禮成也可見一日之間自
至朝入次以後禮節繁多最易過誤其間出入之節揖讓之儀
面位之殊纁則或屈或垂服則或襲或褻有時再拜稽首有時
三退負序倘貽隕越之羞即負不親饗食之罰非強有力者而
勝任乎况即館後亦不得休息也王國卿大夫因賓有問卿之
請先行勞賓勞介一也君使卿韋弁歸饗餼二也賓受饗而祭
抑或請觀三四也種種儀文不一而足即此一節所謂使于四
方不辱君命豈易言與

立不中門

此東扉之中也門兩傍有長木為棖中間豎一短木為闌闌西

為左賓出入也闌東為右主出入也本國臣子共出入也但君
出入由門中本國臣子不敢當中由闌右耳蓋東西兩扉各有
其中鄉黨所指乃東邊中門須分明曲禮為人子者立不中門
亦同門以向堂定東西則左右定矣

賓入不中門不履闕公事自闌西私事自闌東

此兼東西兩扉之中也賓指聘客公事聘享也私事覲面也考
聘禮云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又云擯者
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此聘入門左也又云賓褻奉束帛
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賓入門左此享入門左也聘享夫人亦
然又云賓覲奉束錦總乘馬入門右擯者辭入門左上介覲亦

然此私覲初入門右。因公辭乃入門左也。左為闈之西。賓位也。右為闈之東。主位也。亦臣子出入之位也。私覲入門右。蓋先以臣禮見。而後以客禮見也。但不敢當中避兩君之位耳。賓私面于卿入門右。辭賓遂左。上介面亦然。惟眾介入門右。雖辭終不以客禮見。與眾介私覲之禮同。故注云私事覲面并言之。

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

以聘論還玉之後。賄用束紘。報聘也。禮玉束帛乘皮。報享也。贈賓如覲幣。猶是束錦乘馬也。贈上介如上介之玉錦儷皮也。贈眾介如眾介之奉幣無皮也。報私覲也。賓面卿如覲幣。亦束錦乘馬上介特面。玉錦儷皮。眾介面有幣無皮。皆如覲幣。大夫贈

之亦各如其幣以報之也。此施報聘之明日。君使卿歸饗餼。賓明日拜于朝。問卿之夕。夫人使下大夫歸禮。賓明日拜于朝。公於賓有饗食燕之禮。賓皆明日拜於朝。賓臨去。又三拜乘禽於朝。君使人來賓親往拜。猶曰雖賓也亦臣也。乃賓之將去。有公館賓之禮。公館者公親至客之館而拜之也。拜者四事。聘享一。夫人聘享二。問大夫三。送賓四。以君之尊尚不廢往來之禮。而况人臣乎。此禮尚往來。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

黍離新序云。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魯詩出浮邱伯以授楚元王。交劉向交之孫。其說蓋本魯

詩韓詩云黍離伯封作陳思王植合禽惡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其韓詩之說與按二說皆以弟而閔其兄亦可為唐棣二章作一證

蓋均無貧

鹽鐵論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通萬物也此段借以發明均字意最佳

絜矩

荀子不苟篇云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此即朱註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三句意

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荀子君道篇曰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畧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弛易齟差者矣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脇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其廣也其不可以不知也如其危也此段發明一己之聰明不足以窮天下之理最為剖晰明白帝王之關門懸鞞非以是為包容兼收也蓋深憂

壅蔽之禍而開濬哲之原也

知人則哲能官人

聖王任賢勿貳由于知人之明不能知人終不能勿貳荀子君道篇之言善矣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蓋明不足以辯賢奸則猜忌之心起防閑之計周矣惟帝其難蓋治忽之關紐也

及其成功一也

荀子修身篇曰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

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爲乎其不可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其爲人也多暇日其出入不遠矣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于此文可悟

以不教民戰

周官義疏金鼓之節大司馬於四仲月之蒐狩教之矣此鼓人掌之而屬於司徒者不肄之於平時則臨事倉卒失措而不可用故豫使田野之民皆習聞其聲而知進退止齊之節也又明王明齋名應曰大司樂掌樂舞而鼓人舞師又屬之地官者大司樂所教乃國之子弟大司徒掌國中鄉遂之民於軍旅田役祭祀之用樂者其事尤多故復有鼓人舞師以教之與春官事

同而職異也。隋書禮儀志敘後齊命將簡士。教衆爲戰陣之法。凡爲陣。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旌。旗。勇者持。鉦。鼓。刀。楯。爲。前。行。戟。槩。者。次。之。弓箭。爲。後。行。將。帥。先。教。士。目。使。習。見。旌。旗。指。揮。之。蹤。發。起。之。意。旗。臥。則。教。士。耳。使。習。金。鼓。動。止。之。節。聲。鼓。則。進。鳴。金。則。止。教。士。心。使。知。刑。罰。之。苦。賞。賜。之。利。教。士。手。使。習。持。五。兵。之。使。戰。鬪。之。備。教。士。足。使。習。跪。及。行。列。嶮。泥。之。塗。又。明。史。兵。志。戚。繼。光。著。練。兵。實。紀。以。訓。士。一。曰。練。伍。首。騎。次。步。次。車。次。輜。重。先。選。伍。次。較。藝。總。之。以。合。營。二。曰。練。膽。氣。使。明。作。止。進。退。及。上。下。統。屬。相。友。相。助。之。義。三。曰。練。耳。使。明。號。令。四。曰。練。手。足。使。熟。技。藝。五。曰。練。營。

陣。詳。布。陣。起。行。結。營。及。交。鋒。之。正。變。終。之。以。練。將。合。此。參。觀。方。得。訓。練。之。詳。不。獨。四。時。之。田。爲。講。武。之。一。法。

修爾車馬弓矢戎兵

荀子王制篇云。兵革器械者。彼將日日暴露毀折之。中原我今修飾之。拊循之。掩蓋之。於府庫貨財粟米者。彼將日日棲遲薛越之中野。我今將畜積并聚之。於倉廩材技股肱健勇爪牙之士。彼將日日挫頓竭之。於仇敵。我今將來致之。并闕之。砥礪之。於朝廷。如是。則彼日日積弊。我日日積完。彼日日積貧。我日日積富。彼日日積勞。我日日積佚。君臣上下之間。彼將厲厲焉。日日相離。疾也。我今將頓頓焉。日日相親愛也。以是待其弊。

生財有大道。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數語括盡此節。又如王霸篇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又云械數者治之流。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養原。又可為人存政舉。句作注脚。

儼人必於其倫

說苑云。魏文侯封子擊中山。倉唐奉使。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儼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儼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宋方性夫名曰。禹稷顏回。時不同矣。孔子俱以為賢。

者為其道之倫而儼之也。夷惠伊尹。迹不同矣。孟子俱以為聖者。為其心之倫而儼之也。子夏以有若似孔子。徒擬之以貌而已。不知聖賢之德不倫也。公孫丑以管仲比孟子。徒擬之以位而已。不知王霸之業不倫也。愚謂有若之以麒麟鳳凰。泰山河海。儼聖人。蘇穎濱之以嵩華之高。黃河之深。歐陽公之賢。引起韓太尉倫也。

父有諍子

荀子子道篇曰。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愚按。君子曰。從而逆。君子曰。違而道。倚相之所為良。疾病則亂。吾從其治。魏氏之所以昌。

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子事父母雞初鳴

內則一篇首言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冢宰掌邦治而兼邦教者也天下之治治於孝聖王之教教以事事以父母為始故即繼之曰子事父母不可怠也當於雞初鳴時做起蓋事以下人氣矜者不能屈事多勞瘁性情者貪晏安內則提出一事字說起真勦驕箴情之先着也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可見不能者之多也不知一不竭力則所謂愛敬之良誠切之實已淺薄無餘又安能由親及疏推得別人身上去不知一箇事字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一人可以拋棄得幼而在家先事親次事長長而就傅事師壯而服官則事公卿事君無處而不事無時

而不事天子事人則失位而因天事天因地事地且不但此也禮曰知事人然後能使人蓋統而言之曰人則人不一等渾而言之曰事則事不一端苟不得其條理將觸處皆成隔碍如侍君子有三愆即可見事人之難這些難處一一熟練到得使人時自會推得出去我之所以使彼之心即人之所以事我之心矣蓋能事人則體恭色溫心收氣斂步步從道理行故在邦在家無一而不得其宜也

周冕服章數之異

蔡氏德晉曰案諸侯之服其章數皆依命數而侯國諸臣之服不隨命數為章數故孤四命而希冕三章卿大夫有三命再命

一車集 卷四
之異。而元冕無章則同服也。再命乃受服。子男之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公侯伯之士皆一命。俱未受冕服而受皮弁。其色如爵。所謂爵弁也。然則王朝諸臣之服。經雖不見。以義推之。其出封皆加一等。以四命之孤而服三章之希冕。例推之。則王之三公八命必服七章之鷩冕。卿六命服五章之毳冕。大夫四命服三章之希冕。士之三命再命同服無章之元冕可知也。一命之士未受服則但服爵弁矣。而鄭康成王明齋乃為八旒六旒四旒二旒諸服之說。不亦鑿乎。

旒數玉數之異

天子戴冕璪十有二旒。以則天數。此冬至祭天之衮冕也。以下

雖仍有九旒七旒五旒三旒之別。而每旒之玉要皆以十二為準。所以別異於諸侯也。諸侯以下之冕。九旒者九玉。七旒者七玉。五旒者五玉。依命數而不敢加。且玉又用璿也。宋鄭剛中名鏗以諸侯概用九旒。是不分五等也。宋陸農師名佃謂諸侯九旒。則上公十二旒。是僭天子也。王明齋謂旒必用十二玉。不分天子諸侯。是等威益無辨也。五禮通考云。天子五冕旒數減而玉數不減。諸侯五冕旒數減而玉數亦減。其說善矣。

思文后稷竟配彼天

汪雙池名綴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祀天必以祖之德可配天者配之。以己之精神未必能感格于天。故藉己之祖血脉一

貫以庶幾可通于天。所謂介紹之義也。此段發明制禮之心。最確。按宋史禮書。仁宗嘉祐六年。禮院言對越天地神無二主。唐始用三祖同配。後遂罷之。皇祐初。太祖太宗真宗三聖并侑。後復迭配。未幾復并侑。雖出孝思。頗違經典。下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曰。推尊以享帝。義之至也。然尊尊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今三后并侑。非所以寧神也。詔南郊以太祖定配。愚謂并配迭配之意。以爲祖德并隆。爲其後者。豈容軒輊。於是以并迭之法。不分厚薄。而尊祖致孝之心。始可以對在天之靈。不知南郊之典。爲報天而創。但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周公以后稷一人主之。至于人鬼之享。自另有不祧之典。在殷三宗。周世室。是也。

善乎長孫無忌之言曰。三代以來。歷漢魏晉宋。無父子同配於明堂者。祭法曰。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康成以祖宗合爲一祭。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以文武共配。而王子邕駁曰。古者祖功宗德。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也。春秋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以此知祖宗非一祭配享之義。此爲篤論矣。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正爲宗伯典禮之本也。禮非財不行。喪

荒殺禮謹國用也。倘以府庫充盈，糜費無藝，則後必不能繼。而因財廢禮，種種紛更，職是故也。有如南北二郊，國家大典，每歲親行，正如子事父母，職分當然，豈為希罕，僅見之事，而大行慶典乎？大司樂惟載祀天祭地祭法，惟記泰壇泰折，初不及賜賚之事。自秦祀泰時，始行慶典，於是歷唐及宋，每遇郊天，千乘萬騎，繁費既已無等，而爵祿慶賞，自王公以至軍民，溥天沾惠，則其用亦鉅矣。故始也，逞一時之快，鋪張揚厲，粉飾太平，繼也，改分祭為合祭，改二至為上辛，每歲躬親，變為三年而一舉，祀天特典，隨乎廟享，以兼行，蓋緣鉅費之不堪，再三乃不惜。夫古禮之不可復，甚至變躬親為攝祭，受祝版以申忱，雖有復古之君。

間一舉行，不旋踵而輒已，坐此故也。可知古禮之廢，半由惰，半由奢。子云：與其奢也，寧儉。蓋節財為行禮之地，而好奢乃敗禮之門也。秦漢以後，惟有明於郊祀最肅，自太祖以迄武宗，百有餘年，無不每歲親郊。惟成祖北巡，間令太子攝祭。洪武六年，宏治十六年，以疾改卜郊，如此二次，蓋因前代糜費力不能支，俱行停止，惟郊後行慶成宴而已。故後人率循不改。至若世宗遣代神宗數十年，不一躬親，則憚勞苟安之過耳。又案宋神宗初郊，齋于郊宮，罷臨觀闕，不幸他苑，遂減徹亭苑，省草木鳥獸千七百餘事。又沈括傳云：括為館閣，校勘故事，三歲郊天，壇下張幔，距城數里，為園囿，植采木，刻鳥獸，綿絡其間，將事夕，法駕。

一車集 卷四
觀臨御端門。陳仗衛以閱嚴警。遊幸登賞。類非齋祠所宜。乘輿
一器而百工傳役者。六七十輩。括考禮沿革。爲書曰南郊式。所
省萬計。神宗稱善。又哲宗改建齋室。謂臣下曰。三歲一郊。青城
之費。縑帛三十餘萬。工又倍之。易以屋室。一勞永逸。所省多矣。
又司馬光傳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
學士議。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近貴始。可聽也。安石爭之不果。行
卽此數節。可見郊禮一行。所費浩大。幾傾府藏矣。

忠信重祿

通典引應劭曰。張敞蕭望之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
榮辱。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爲廉。

其勢不能。可以什率增天下吏俸。宣帝乃益天下吏俸什二。此
論正爲北門詩寫照。

縣衾篋枕

尸子曰。孝已事親。一夜而五起。視衣厚薄。枕之高下也。然則縣
衾篋枕。非徒縣之篋之而已也。

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

橫渠詩云。一目全牛萬隙。開可借喻。不違如愚。意境。

天難謀命靡常

案金人銘。武王問尙父曰。五帝之誠。可得聞乎。尙父曰。黃帝之
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爲金人三封其口。曰。

古之慎言。宋王伯厚名應麟云。秦皇欲以一至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宋明帝給三百年期。其愚一也。漢世祖曰。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真帝王之言哉。

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郭象注云。聖人之在天下。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凄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數語正得皞皞二字神理。

鬱人

岳氏愧郊錄。珂之仕中朝。屢攝官涖祠祭。每見尊彝之設。五齊有其名而實無之。聞之容臺吏。尊冪之下。率多空。唯一尊僅真杯勺。以共祭。他日又攝光祿丞。得先祭贊。閱視酒饌。又攝大官。

令躬酌酒實爵。得窺其中。蓋皆如言。則其初黜饌之際。執事者徒再唱酒齊之目而已。於以驗其名殊而實一也。觀此方見五齊字實之字無一虛下。

不與易也。

易字。是天子以天下爲己。任力量。卽任聖之堯舜。其君堯舜。其民也。王伯厚云。氣志有交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道。故君相不可以言命。多福自我求。哲命自我貽。故聖賢可以言天。天者理而已。以萇宏爲違天。是人臣不當扶顛持危也。以楚克有陳爲天道。是蠻彝可以猾夏亂華也。原註趙氏震揆曰。左氏之害義。未有甚於記女寬之論萇宏也。自昔聖賢未嘗以天廢人。殷既。

一車集 卷四
墜天命。王子則曰自靖自獻。周天命不。又大夫則曰黽勉從事。治亂安危。天之天也。危持顛扶人之天也。以忠臣孝子為違天。則亂臣賊子為順天矣。而可哉。此二段發明聖人旋乾轉坤。作用最暢。龍川科舉文有云。天下大勢之所趨。雖天地鬼神不能易易之者人也。見困學紀聞

自召祖命

韓詩外傳。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邱。命爾為司寇。推之元子封東土。則曰乃祖成湯。宣王命卿士。則曰南仲。大祖皆以其世德之遠。世澤之深。動其象賢之思。迪光之志也。

色難

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未得為人子之道也。禮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色之所以難。一在不能深愛。賦性既淺薄。加以聲色貨利精神外耗。一念明發。提振不起。縱有時感觸。奈旋起旋止。眉睫之間。如何裝假。得出一在學力不到。凡顏色辭氣。隨時隨地。色色不同。如衰經則色哀。甲冑則色猛。祭祀則濟濟漆漆。燕處則天天申申。是也。若子事父母。坐尸立齊。嚴威儼恪。以成人之道事之。則所以將順親心。娛樂晚景者。曾無一日。

大戴巧變二字直從深愛中生出。百方萬計取悅親心之法。如奉檄而喜。綵衣為戲。果何為哉。此可見矣。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

上四字是撮舉語。重在下句成字。元陳雲莊名云。四者皆由禮而入。以禮而成。蓋禮以敬為本。敬者德之聚也。疏解最為直捷。

若明王氏名子。宋周希聖名之說。將上四字分出輕重。串說互

說。反為枝葉。可見注疏家當以本文為主。務在發明正義。其餘義旁解。只附傳外。否則議論雖高。究無當於正義耳。

程子曰。古之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知思未有所

主。便當以格言正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眾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周公作七月之章。使瞽矇朝夕諷誦。亦以幼冲。踐阼。天性未漓。涵育薰陶。正在此日耳。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尹和靖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寺鐘聲。曰。譬如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

志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

朱文公在同安夜聞鐘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

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閻百詩云。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此遵樂正之常法。至及門高弟。方授以易春秋。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說見困學紀聞。

不能五十里

春秋繁露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

雖疏食菜羹瓜祭

朱註。置之豆間之地。據豆言祭耳。少儀云。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孔疏。羞在豆。則祭於豆間。俎橫在人前。不得祭兩俎間。故

祭於俎內近人處

某在斯某在斯

少儀云。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誓亦然。夫子行古之道也。故曰。固相師之道也。

凡教世子

王伯厚云。蒙以養正。罔不在厥初。生古者能食。能言而教之。自天子至庶人一也。慎子曰。昔者天子手能衣而宰夫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進。口能言而行人稱辭。故無失言失禮也。通鑑。裴子野論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傅相之。禮顏氏家訓云。教兒嬰孩。教婦初來。胥是道也。

改火

王氏劭曰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火不數變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又東漢禮儀志日夏至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是古法不獨改火也日昔者天子年始生而率大婦親采

王獻以爵

燕禮獻獨以觚以宰夫代君為獻主非正主也鄉飲酒鄉射是正主故用爵如賓主異階此鄉飲酒禮也若燕禮賓升西階主人亦升西階所以同階而不異階亦以宰夫代君為獻主之故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生知為聖之所獨而學乃聖凡之所同善夫顧寧人名炎武之說

易也其疏形而下者謂之器句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非器則道無所寓說在孔子之學琴於師襄也已習其數然後可以得其志已習其志然後可以得其為人是雖孔子之天縱未嘗不求之象數也故其自言曰下學而上達

同其好惡

日知錄云景泰間陝西布政司言秦愍王子故庶人尙炘男女十人皆未有室家請如詔於軍民之家自擇昏配從之時其長女年四十長子年三十六矣此去開國八九十年太祖之曾孫而怨曠之感不得上聞已如此又况數傳而下者乎於是請名請昏無不有費而不副其意即部中為之沈閣崇正中唐王作

書述于文定之言曰。唐元宗十王宅。百孫院。皆在京師。凡有所請。皆賂韓虢。而後得。憲宗時。諸王久不出閣。亦必厚賂宦官。始得所請。彼以宗室近屬。且聚居都邑。猶不免於夤緣。况以千里外之藩封。二百年之支屬。有不結納左右。以爲倚託哉。嗚呼。文定之言。結納左右而得請。猶未褻也。其後懇乞下僚。卑吏胥。不如是則終不得請。不愈甚乎。觀此。乃知同好惡一言。真惇睦九族之篤誼也。

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唐崔祐甫爲相。薦舉得人。德宗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耶。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若素不知

聞。何由得其實。此舉爾所知之義也。宋司馬光爲相。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彼而短於此。雖臯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而識短見狹。士有恬退滯淹。或孤寒遺逸。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莫若使有位達官。各舉所知。然後克協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云云。此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之義也。

傲不可長。

張子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

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高紫超名愈曰。橫渠先生所言驕惰。卽古之傲字。盡之傲者。天下之大惡也。丹朱之惡也。以傲象之不仁而欲殺兄也。以傲所謂病根常在。至死依舊者。皆傲之爲耳。故古曲禮教學者。首戒曰。傲不可長。則知古人之惡傲也。甚矣。橫渠之意。蓋本於此。愚按張子之說。直揭盡曲禮少儀內則等篇精微。與旨。古人自胎教以後。最先一着。莫急於此。蓋成

人之道。全在蒙養之初。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也。挾經之心。端在此等名論。

學樂誦詩舞勺

伊川先生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畧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高紫超曰。凡物之善感人者。莫如聲。而聲之善感人者。莫如詩。伊川先生所言。卽舜典樂教。胄之遺意。愚按張子所謂學者。太苦思不從容。與程子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意同一發明。乃知古人立教。

極陶鎔之工致開導之誠真使學者性情潛移默化於不覺

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此廣敬君之心也賈太傅新書審微篇云昔者衛侯朝於周周

行人問其名曰衛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啟疆辟疆天子之號

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燭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

者雖空名弗使踰焉此別嫌明微之義也

知之未嘗復行也

凡人做不到聖賢地位只緣壞在私欲不能決去天理人欲何

嘗不舉念皆知但眷戀這私欲却退他偏來雖明知之而終自

蹈之孔子教顏子曰克己仲虺美湯曰不邇不殖皆是極力勇

猛於私欲之來不肯半點輸與他此非大勇不能未嘗復行是

顏子不貳過本領淮南道應訓有云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

不能自勝則從之此知之又復行之矣

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士相見禮曰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

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

言言忠信可見言須當理亦必因人一進一退於由求反用之

是猶以火濟火以水濟水豈有當乎此非義理爛熟觸處洞然

具知人之哲極變通之宜者未足與於斯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不敬何以別乎今之學者其始雖欲盡其大無皆謂其

孔子論天子之孝推本於敬愛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

不敢慢於人可知愛敬二端乃孝道之紀綱也宋真文忠名德秀字

西曰孝者不出乎愛敬而已誠溯源之論游夏文學揭以敬愛

直從真切處指點出來然父只與眾言言忠言敬與眾言

士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用與大人言言事君與友言言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

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

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

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

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

子之門乎高紫超註云三者皆力行之事讀書則學文之事公

明宣蓋以力行為先學文為後也此段足證力行為重又見力

行為難須知學文正所以佐其行不是截然兩事

言顧行行顧言

宋劉忠定名安世字器之見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乎

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

之退而自矜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

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觀此可見學者用志紛浮難得着實一不省察則矢口即逝有

不覺其言之過分者矣。以元城之立志堅凝篤信好學。且經七年之功而後成。是以言行相顧。必歸於慥慥之君子。而聖如孔子。且以為未能也。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宋徐仲車積各自言初見胡安定翼之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

忽厲聲曰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朱文公曰這樣人都是資質美所以一撥便轉終身不為惡也觀此可見苟志二字直是知仁勇三者一齊都到

雪宮

困學紀聞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六里

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於雪宮按此則所引晏子問答乃從雪宮二字觸動生情

和衷哉

困學紀聞云古之建官曰三公公則無私矣曰三孤孤則無朋矣無私無朋所以和也

子孫保之

王伯厚史記正誤陳世家舜居媯汭其後因姓媯氏左傳正義曰世本舜姓姚氏虞思猶姓姚也至胡公周乃賜姓為媯謂虞公之前已姓媯安也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宋胡文定名安國字康侯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以惡衣惡食為恥是看得紛華靡麗不勝欣羨滿腔俗態且自洗刷不去何能入道周子論作聖之基而以無欲為要蓋以此耳王文正公名曾生平之志不在溫飽汪信民名革嘗言人能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

宮室

鄉黨圖考注釋釋宮云古人宮室之制朱子考之詳密如此學者當悉其制度乃知古人朝聘行禮門外門內揖讓升降之儀宗廟路寢同制皆有門庭堂階楹序房室路門外之治朝庫門

外之外朝皆是平地無堂階故謂之朝廷廷者平地也執圭享覲在廟升堂復位在寢入門後過位在治朝蔡氏德晉曰宮室之制四周有牆前為門屋中于門屋為門門之閣者為扉兩扉之中有闌亦謂之楹蓋門中所豎短木在地者也門限謂之闕亦謂之柵門兩旁木謂之棖亦謂之楔棖闌之間曰中門夾門之堂謂之塾門之東西皆有塾一門而塾四外二塾南向內二塾北向門宇下水處謂之霤自門內霤至寢之堂下謂之庭庭三堂之深三分庭一在北設碑碑如堂深庭必有碑所以識日影知陰陽也廟則繫牲焉自門內霤至堂階之途謂之陳在廟則謂之唐升堂兩階東曰阼階西曰賓階兩階各在楹之外而

近序序之外。東堂下。西堂下。曰堂。東堂西。東堂下。壁門有闔門。婦人出入由之。寢之制。其址曰堂基。四畔有棧曰堂廉。自南至北。凡五架。自東至西。凡五間。中脊一架曰棟。亦曰阿。次棟一架曰楣。次楣一架曰殿。自前殿至後楣。四架。虛之爲堂。自後楣至後殿。一架。實之爲室。與房以堂五間。分言其名。則中門。東西之中。曰兩楹間。以前楣下。東西有楹也。其南北之中。曰中堂。近前曰兩階間。亦謂之鄉。近北曰戶牖之間。亦謂之棖。左右兩間。東間之前。近楹處爲東楹之東。少東爲阼階上。又東爲東序。西間之前。近楹處爲西楹之西。少西爲賓階上。又西爲西序。蓋堂之東西牆。謂之序也。序之前爲序端。又左右兩間。在序之外。曰東

夾西夾。亦曰東堂。西堂。又曰東廂。西廂。堂角有坳。以土爲之。東西堂兩房。各有階。東曰東下階。西曰西下階。總名側階。以室五間。分言其名。則中間爲室。室之中。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宦。東南隅謂之窆。戶牖在室之南。戶東而牖西。其北有壁曰北墉。左右兩間爲房。房戶在南之正中。房中半以北曰北堂。無北壁。其北堂下有北階。又左右兩間爲夾室。亦名翼室。正寢之後爲燕寢。燕寢之後爲中門。亦曰內門。其後爲內宮。自天子至于大夫士一也。其尊卑之異等者。天子諸侯臺門兩觀。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士二門。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天子之堂九尺。階九等。諸侯七尺。階七等。大

夫五尺。階五等。士三尺。階三等。天子諸侯殿屋四注。大夫士夏屋兩下。天子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天子諸侯之楹。黝堊。大夫蒼士黻。天子之桷。斲之。鑿之。加密石焉。諸侯斲之。鑿之。大夫斲之。士斲之。本。天子諸侯寢在中。左祖而右社。大夫左廟而右寢。天子六寢。后六宮。諸侯三寢。夫人三宮。大夫士二寢。妻二宮。此則等威之不容紊者也。

蠶厥渠魁脅從罔治

衷論曰。古人之言曰。非以勝之。將以安之。又曰。非害百姓也。去其害百姓者而已。蓋亂臣賊子。非人人而爲之也。不過二三渠魁而已。有脅從者焉。有汚染者焉。一則迫于其威。一則陷于其

黨。刑所當刑。而赦所當赦。一則體上天好生之德。一則安反側。疑畏之志。仁智兼盡之道也。後世得一城而屠之。以至亂定而株連無已。其與威與維新之意異矣。

四五紀

困學紀聞。周書小開武篇。周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辰以紀日。二宿以紀月。三日以紀德。四月以紀刑。五春以紀生。六夏以紀長。七秋以紀殺。八冬以紀藏。九歲以紀終。九紀與洪範五紀相表裏。

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

利

莆田所咏茨梁坻京千倉萬箱。描寫豐年氣象已極飽滿。此篇更進一層曰不穫曰不斂曰遺曰滯。寫得菽粟如水火。粒米狼戾。光景所謂加倍寫法。伊寡婦之利。即隣里鄉黨任卹之教。所由興也。所以賑濟八冬以賑濟大歲以賑濟大歲與此篇正

其義喪也

明張彥陵

名振

曰喪其童僕。孰不曰人之無良。聖人則曰義喪。

不尤人也。焚其巢。孰不曰數之適然。聖人則曰義焚。不怨天也。

按此說到不怨不尤。反求諸己。實理煞有滋味。

羔羊

周禮六計。尚廉而廉必歸于儉。德蓋非清心寡慾。則驕淫矜夸。

之氣。有不能驅之使去者。或必無心於宮室之美。而後近市無不可居。必無心于妻妾之奉。而後糟糠斯不可棄。必知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之所成。而後有此布帛菽粟。浪用之為暴殄。多求之則害民。然後臨財廉取。與義也。非清心寡慾者。而能若是乎。南容三復白圭。吾謂學者當入官之初。宜三復羔羊。以成廉吏。

一幅集卷之五

輻集卷之六 乾隆庚子

古歛項淳任田 受業 甥男程光昱 中五校訂
再姪婿方之澤以虛

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荀子正名篇云今聖沒天下亂姦言起君子無勢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辯說也又云正道而辯姦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此數語道得出辯字原由蓋君子達而在上其道行窮而在下其說長孔孟栖栖皇皇所如不合退而修春秋作七篇以道自任不得不爾韓子云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既倒孟子當楊墨塞路道術大壞以息邪說正人心為己責上接堯舜下開後來關係不小雖欲已之烏得而已之

召公戒成王先以純嘏弗祿受命彌長冀其享國之久然後進以馮翼孝德藹藹吉人望其用賢以為圖治之本永命之源召誥曰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此即馮翼孝德之意也曰祈天永命曰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此受命彌長之意也詩書同一旨耳

以鐵耕乎

易曰斲木為耜揉木為耒古人以木為之但耜以入土發土不宜木宜金故易以鐵淮南子汜論訓曰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木鉤而樵抱甄而汲民勞而利薄後世為之耒耜耨鋤斧柯

而樵桔槔而汲

麟之趾

須知管蔡霍皆在振振公子中所謂下愚不移者此也

兔置

墨子尚賢篇云文王舉閔天泰顛於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

此詩或指二賢而言與金仁山名履曾有此說

召伯所茇

韓詩外傳曰昔者周道之盛邵伯在朝有司請營邵以居邵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邵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

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于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讀此乃見芟字根由。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

韓詩外傳曰：造父天下之善御者矣。無車馬則無所見。其能羿天下之善射者矣。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彼大儒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孟子謂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無憑藉而能奏功。雖聖不能。故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

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韓詩外傳子賤治單父。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此段可爲子賤尊賢取友作一證。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韓詩外傳傳曰：君子之聞道。入之於耳。藏之於心。小人之聞道。入之於耳。出之於口。苟言而已。譬如飽食而嘔之。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今日二字下得最警。東萊之說曰：人之始耽樂者，每自恕曰：吾惟今日耽樂耳，不知是心一流，則自一日而至於二日，或至於終身不返。故周公警之以謂苟不戒，一日之耽樂，順長不已，則必至於為紂之徒也。無皇曰：今日耽樂，蓋原逸樂之始，使之深絕其微，無若殷王受之迷亂，蓋要逸樂之終，使知必至此極，始終備矣。愚謂曰：躋之聖，肇於日新之三言，酗酒之迷，開於耽樂之一瞬。聖狂之界，判於幾微。君子所以不違仁於終食之間，正恐狗耽樂於終食之間而不能返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

明來路然道

名宗

曰：引逸者，有思若啟之行，若翼之之意。陳東齋

曰：嘗觀上天於人君，常欲導之於安逸之地，如為善最樂，作德日休，即帝之引逸也。桀乃不適於逸，自趨於危。愚按：逸者，人君之大戒。周公懼成王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無逸，以致戒。今多士曰：上帝引逸，語若相背，不知引逸，逸者乃以勞而獲逸，所謂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也。不適逸，則惟知有逸，以至於不能逸也。引逸者，上帝默相之心，而無逸者，人君靈承之本。天人相與之際，其感應有如是耳。

汝陟帝位

韓非曰：堯欲傳之於舜，鯀諫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按：虞書放齊之薦丹朱，驩堯之舉共工，原有同

一車集 卷六
四
惡相濟之意。今以側陋之人。加諸上位。若輩其不沮尼之乎。是非堯之神武。不動於浮言。鮮有不爲所惑者。故曰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能多材多藝

墨子貴義篇曰。昔周公且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多材多藝。半由天分。半由學力可知。

出其東門

桑間濮上之音。漸染薰蒸。入人骨髓。夫子錄東門。所以見堅白之操。矯然傑出。周自東遷。號令不行於天下。而大車一詩。淫奔者猶瞻毳衣而凜凜焉。此皆不隨流俗爲轉移。而克自樹立者。

文子所謂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淮南子所謂天不爲人之惡寒也而輟冬。地不爲人之惡遠也而輟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匆匆也而輟行。是也。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

盤庚

此洪範所謂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者也。曰非廢厥謀。卽縣之所謂爰始爰謀也。曰各非敢違卜。曰卜稽曰其如台。卽爰契我龜也。曰綏爰有衆。卽廼慰廼止也。曰奠厥攸居。卽廼

疆廼理廼宜廼畝俾立室家作廟翼翼也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孺子入井為惻隱發端所謂不忍人之心者此也下節緊接無

惻隱之心非人何以隨說羞惡辭讓等句蓋仁包四端也吳伯

豐曰明道見顯道記問甚博曰賢可謂玩物喪志謝不覺身汗

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據謝之愧赧謂之羞惡可也

而以為惻隱何哉蓋此雖為羞惡之事而所以能為羞惡者乃

自夫心之德愛之理發之此惻隱所以包四端朱子答云得之

因是悟得仁人心也章前二節仁義對言後二節單說求放心

朱註云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亦仁統四端之說

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

吳伯豐問仁之實義之實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孟子以事親

為仁事兄為義何也蓋孔門論仁舉體以該用即所謂專言之

仁也孟子言仁必以其配即所謂偏言之仁者也事親主乎愛

而已義則愛之宜者也推其事親者以事其長而得其宜則仁

之道行焉朱子答云此說是觀此則所云親親仁也敬長義也

偏言之仁也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

取義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此正是說求生害仁，殺身成仁話頭。何以孔言仁，孟言義？吳伯豐問朱子曰：侯氏所以求生害仁，殺身成仁，皆義也，非仁也。仁義本無二，學者當於一道上別出。先生曰：仁義體一而用殊。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蓋仁者不以所惡傷所好之德，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必大復推之曰：以仁決者，因心以為取舍，必無所違乎其德；以義決者，卽事以權輕重，必無所失乎其宜。未知是。否？朱子答云：此說得之。然看侯氏說，亦有些意思，試更推之。

金滕

漢孔氏以居東卽征東，弗辟辟字與蔡仲之命致辟管叔于商之辟同。鄭康成以辟為避，居東為避，居東都東征乃公歸後管叔以殷畔成王命公討之，又三年也。朱子初遵古註，及晚年與蔡氏手帖仍遵鄭而非孔，但鴟鴞詩集註尙未改正。及蔡註遵鄭駁孔，恪守師說，其論始定。明茅鹿門各復申之論極曲暢，今錄之。詩三百篇皆出于秦火之餘，而或雜里巷歌習之所補亡者，其說詩之旨各自為一家而多不同。獨鴟鴞之事始末詳見于金滕之書，似為有據而無疑者。毛鄭諸家又誤解金滕之文，不得其意，而後之攻毛鄭者，與其襲毛鄭而又小異其說者，遂至紛亂四起，而周公之始末晦矣。予嘗合金滕與豳風諸篇而

一車集 卷六
深求之。蓋武王沒。成王幼。不能踐祚。周公攝位。負扆而朝。諸侯此其居家宰之位。而代行天子之事者。可謂尊寵之極矣。管蔡兄也。周公弟也。管蔡內忌周公以弟。而反擁乎其上。而外挾武庚。倡爲流言。以搖中外。史記言召公猶爲不懌。召公元聖同德。其事當或無之。而管蔡之謗。起自宮掖。骨肉之間。則其說易沸。而周公亦不能以區區之忠。處于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之日矣。故退而居東。二年而罪人斯得。居東者。非東征管蔡也。蓋避謗于野也。東不詳地名。愚謂反居于魯也。時豐鎬在西。魯在東。古者罷相。則歸就所封之國。如漢絳侯周勃。就國。平津侯公孫宏。乞骸骨歸國。漢武帝璽書留之。其事可見也。言斯得者。成王因

周公之去位既久。而然後漸得之也。蓋人臣挾震主之功。而當羣疑之際。必其身退。然後論定。曰斯得者。亦遲之辭也。然是時成王之疑。可以漸開矣。于是公廼作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蓋猶未敢明斥武庚管蔡之罪。而獨託乎鴟鴞。以感悟成王。何者。周公是時。固不勝忠憤之至。然其不幸。身處嫌疑之際。則有難於自訟者。而况管蔡所爲流言。不過搖撼周公。使之去。居攝之位耳。而逆節未明。亦不得而訟言誅之也。故詩之所言。大畧託鳥之營巢。鷺子極其艱難勤苦。所以自喻服勞在位。保定國家之忠。而卒爲鴟鴞之所破。既取其子。又毀其室。反至於卒無室家。而不免羽之譙譙。尾之脩脩。爲風雨所漂搖。亦可悲也已。故

一車集 卷六
曰予維音嘒嘒此其忠憤而哀鳴之辭也當是時周公之心亦危苦之甚矣此詩當於居東之時所作故曰貽貽者自遠而寄之也如漢魏以來賦詩貽示某某之類是也然書言王亦未敢謂公此可見成王之疑猶有不盡釋然者但稱不敢讓耳及天愍周公有風雷之變成王啟金縢以下而得周公所自爲功代武王之說然後成王釋然悔悟而出郊以親迎之復故冢宰之位如伐柯九戩狼跋諸詩此皆周公居東之時士大夫憤鬱公之困居於其土而相與賦頌其賢者也周公復位之後而武庚挾三監以叛反狀旣著于是周公東征誅之而作書大誥多士多方諸篇以定殷人之亂耳此周公始末之詳如是如東山之

詩周公東征歸而賦之以勞從征之士者也破斧之詩從征之士所以頌美周公而吟之者也詩出秦火之後旣先後無次其說不可求而毛鄭諸家又因悞解金縢之居東者卽詩之所言東山也遂混合而附會其說或謂周公先攝政中誅管蔡後爲詩以貽王者或謂先爲冢宰中避而出作詩貽王後乃攝政而誅管蔡者或謂周公旣誅管蔡恐成王疑已作鴟鴞以諭成王者此皆諸家竄亂之說殊不可信予嘗據其說而論折之竊謂是時管蔡之爲流言特讒及周公其逆畔之跡決未有可見者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惡得以其讒言及已卽不待成王之命而首自誅之此其不解一也誅之之後而成王疑之周公然

後作詩以諭之。則亦晚矣。春秋誅無將。故大臣有不可則止之。義會謂周公元聖而悍鷙自用如是乎。此其不解二也。苟謂當時管蔡逆畔之跡已明。則人人得而誅之。公固當告之。成王聲罪致討。又何必託爲鴟鴞。而比類曲諷。若啞者之食苦而不能言者。此其不解三也。苟如說者以居東爲東征。則罪人斯得四字。何以系於東征之文之下。而金縢所言二年東山之詩。又言三年何其歲時不同如此。此其不解四也。作詩貽王。而後王出迎周公。而九罭之鴻飛遵渚。朱子又以爲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故自相云云。然則成王之迎。其迎于東征之時耶。抑亦避居於東土而迎之耶。抑亦東征而誅管蔡。旣因成王疑已。作詩諭

王矣。復不自安。避居於他地。而成王迎之耶。此其不解五也。由此觀之。諸家之說。俱不可通。而數千百年以來。學士大夫。相與訛傳其說。而不明者。特蒙東山與居東之一字。雷同附和而至是耳。嗟乎。仲尼沒而六籍不得其傳。若此者多矣。予特以周公出處之際。實天下萬世人臣之鑑。而尤不可不慎辯之者。故特詳之。

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

義疏案郊特牲云。天子無客禮。又曰。諸侯不敢祖天子。故雖同體屬在昆弟之稱者。一以同姓異姓始封之稱稱之曰伯父。叔父曰伯舅。叔舅。而於同姓國之卿大夫。但稱伯氏。叔氏。不稱父。

於異姓國之卿。但稱舅氏。不稱伯叔。明殺也。

子路率爾而對

上兩節誘之盡言。爲四子公言之。非爲子路一人言之。倘於是時。少安無躁。姑且從容。將必如下文求爾何如。赤爾何如。點爾何如。一問乃不待問而對。且于三子無謙讓之詞。故記者以率爾書之。

微子之命

日知錄曰。武王克商。天下大定。裂土奠國。乃不以其故都封周之臣。而仍以封武庚。降在侯國。而猶得守先人之故土。武王無富天下之心。而不以叛逆之事。疑其子孫。所以異乎後世之篡

弑其君者。子此可見矣。及武庚既畔。乃命微子啟代殷。而必於宋焉。謂大火之祀。商人是因弗遷其地也。是以知古聖王之征誅也。取天下而不取其國。誅其君。弔其民。而存先世之宗祀焉。斯已矣。又曰。微子之於周。蓋受國而不受爵。受國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以示不爲臣之節。故終身稱微子也。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衍之繼其兄。繼宋非繼微也。而稱微仲者。何猶微子之心也。至於衍之子。稽則遠矣。於是始稱宋公。吾於洪範之書。言十有三祀。微子之命。以其舊爵各篇。而知武王周公之仁。不奪人之所守也。衷論曰。封武庚於伐商之後。易封微子于定亂之後。難况微子親則殷王之元子。而且舊有令聞。非如武庚

一車集
卷二
祿父比其時多方未靖殷頑未殄小腆初平王室多故乃封以東夏爵以上公畧無嫌疑顧忌足見成王周公至公無我之心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衷論曰惟危者如雲駕之馬放漚之舟此心一縱頃刻千里惟微者如水中之星風中之燭旋明旋滅不可捉摩

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

義疏案養老之禮其事甚煩天子親執醬而饋執爵而酌三公設几六卿正履祝鯁在前祝噎在後外饗酒正犒人樂正笙師

舞人各以其職來備此所謂大合衆以事其懽忻鼓舞足以達於天地之神明興起衆人之德性而同焉有事之中天子之爲君三公六卿之爲貴與夫羣臣百執事之等未嘗不正則上下之義行矣

都人士

黍離據目前之顛覆慨嘆不言當日宗廟此篇據當日之美盛痛惜不言目前凋殘俱是寫一邊而兩邊俱徹也

不寬綽厥心

衷論無逸篇末獨舉譎張爲言者蓋人君以一人之身給萬民之求天地之大人猶有憾暑雨祁寒民猶怨咨則小人之怨汝

一車集 卷六
詈汝當亦勢所不能無而加以小人譁張爲幻欲激怒人主何
所不有人主而以褊心遇之未有不嚴刑峻罰以濫及無辜者
故此一事猶爲繼體冲齡之主所當深戒弭之之道奈何曰寬
綽厥心而已矣皇自敬德而已矣誠能寬綽厥心則聞小民無
知之言止如赤子之呼其父母聞小人無根之說但如陽和之
潰夫春冰何嫌何疑何芥何蒂之有所以消怨氣而召和氣莫
善於此

三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衷論云王與卿士師尹皆有天下國家之責其舉動皆有關於
生民之休戚故其氣所蒸鬱能感召于庶徵非王與卿士師尹
之喜怒足動乎天地乃生民之休戚有關於天地也盈天地間
者更無他物生民而已其休戚與天通如嬰兒之居母腹呼吸
相應者然乃生民不能自爲休戚上而聽于君下而聽于卿士
師尹此君與卿士師尹所以感動乎天之故也

大夫士去國

孔疏此大夫士三諫不從出在境上大夫則待放三年予環則
還予玦便去士則不待放臨去皆行此禮

此說本公羊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兕觥其觶旨酒

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朱註戢斂難慎敖傲通自古勇畧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

賞。非必身危也。非必君不賞也。蓋屏翰功高。矜伐易起。內無戢難之小心。外有傲慢之意氣。禍不旋踵。福于何有。舜之贊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此天之所由歸也。作此詩者。直看透後世。菹醢功臣。一切慘禍。

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

荀子正名篇有云。後世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

康誥曰。殷罰有倫。是亦言殷刑之允當也。爵名從周。謂五等諸侯及三百六十官也。交謂節文威儀禮。即周之儀禮也。又

云。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單與兼無所避則共。單名謂若止喻其物則謂之馬。喻其毛兼名也。又云。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徧

色則謂之黃馬白馬是兼名也。舉之。故謂之物。物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于無共。

然後止。推此共名之理。則有共至。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于無別。然後止。

言自異。至于同也。謂按此說。名之同異。或總或分。可謂曲暢。文總其萬名。復謂之物。尹子曰。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

一輯集卷之六

一輯集卷六

一輯集卷之七

乾隆辛丑

古歛項淳任田

受業程之紀有堂校訂

抑

賓筵一詩極道其酒後失言喪儀之過。此詩開口即曰抑抑威儀。曰敬慎威儀。曰不愆于儀。曰慎爾威儀。又曰慎爾出話。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其所以致力於容貌辭氣之間。何拳拳至此。蓋懲創之切。刻骨銘心。故流露於篇章。直忘重複。觀詩中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兩言可知。與賓筵詩相為表裏。淇澳之詩。所謂瑟僂赫喧。則誠中形外之盛。而寬綽重較。則矜持悉化。幾

於自然此皆從警惕中來也。合觀三詩乃見義蘊貫通彼此。淡洽之妙。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

禮經之九容論語之四勿皆為制外養中之學。程子論敬以正衣冠尊瞻視為入德之門。蓋放蕩其形骸即汨沒其德性也。抑戒首章以威儀為自警之要實有見於內外合一之旨。由是內而寢興外而車馬無不兢兢焉。可知爾室屋漏功夫不墮空寂一派矣。所謂睿聖豈溢美耶。

道不遠人

關尹子曰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為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

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此語最佳。論語無隱章。予欲無言章皆可作如是觀。

緇衣

朱子集傳緇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古者視朝君臣同服。天子用皮弁。卿大夫亦同皮弁。退適私朝釋皮弁而服緇衣。鄭武公為周司徒乃天子之卿。故註云卿大夫居私朝之服也。若諸侯則服緇衣。私朝康成所謂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明黃才伯名云還乃司徒退食而還其私室也。館即私朝也。非私館也。

雲漢

旱魃為虐之酷。非天帝不能挽回。故呼而訴之。其望切憂心如

一車集
熏之急。惟祖父實切痼瘵。故泣而道之。其情愴。讀者於此得焉。則宣王側身修行之精神。庶可見矣。靡神不舉。靡神不宗。則凡在天之神。咸秩矣。靡人不周。無不能止。則凡在朝之臣。莫不以君之憂為憂。而拯救恐後矣。皆備言弭患救災之盡力。庶幾天心之悔禍耳。

桃夭

桃夭一詩。順天時以合人情。正男女而成夫婦。驗之於家。知六禮之咸備。覘之於國。知四境之無虞。彼夫三星燦燦。已屬季春。楊葉牂牂。并屈首夏。豈非國亂民貧。禮廢俗薄之所致也耶。望迨吉於標梅。懼失時也。悲同歸於春日。感及時也。蓋二月令

會男女重禮也。人道之始也。

蕩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榮公好專利而不備大難。此即所謂寇攘式內也。監謗而道路以目。此即所謂魚然中國。斂怨為德。所謂侯作侯。祝靡屈靡究也。借紂為言。無一語不是對厲王說。

變風

讀變風。須知各國習俗。如勤儉質朴。唐之俗也。陳之遊蕩歌舞。秦之强悍戰鬪。齊之馳騁田獵。鄭衛之驕惰浮靡。淫泆蕩。皆本於土薄。西岐之忠厚。秦俗之强悍。本於土厚。水深。又須知風

一車集 卷七
化自上而下。漬漸使然大。姬好巫覡。歌舞而宛邱。鼓缶東門。婆娑唐本。帝堯舊都。而蟋蟀山樞。君子深思。小人蓄聚。上有新臺之作。斯下有沫鄉之淫。朝有株林之從。斯野有澤陂之穢。

采薇

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蘇氏曰。兵之出也。有遣役而無遣率。蓋爲軍中之禮也。軍中上下同事。故遣役而遂遣率。愚按。彼爾維何。兩章其曰。君子之車。又曰。君子所依。分明將主將提出。見闔以外。將軍主之之意。既曰。君子所依。又曰。小人所腓。分明說出。主卒稱謂尊卑。絕殊不肯一毫假借。雖曰。遣戍役而所以專其推轂之

任。欲使三軍之士。祇聞將軍令也。然則同歌同時之中。而貴賤位矣。東萊所謂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出車

詩人多以草木昆蟲鳥獸記候。嚴華谷曰。昔我往矣。節言我昔自朔方而往伐西戎。當黍稷方華。六月時也。今我自伐西戎歸。而在道雪釋爲塗泥。春初時也。初謂止伐獫狁。期於歲莫而歸。因有西伐之命。遂致遷延。春初猶在道也。簡書謂移師西伐之命也。愚按。往時六月。歸時明年二月。往返不過九月。北狄西戎兩番奏捷。斯爲王者之師。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

時矣

洛鯉伊魴。貴於牛羊。嘉也。牲牢鼎俎。簠簋酒漿。無所不具。偕也。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時也。三者兼之。故曰優賓。

杖杜

程子曰。古者戍役。兩期而還。今年春莫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仲春至。春莫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宋曹純老名粹明鄒嶧山名泉本此為說。故字字清切。不作儻侗語。純老解日月陽止二句云。始遣之也。以楊柳依依之時。而出行。期以雨雪霏霏之時。而來歸。今既十月。期已至矣。故其室家思念之久。而至於哀。

傷也。嶧山解前二節云。杖杜有實。是去年十月。秋冬之交。戍畢之期也。故念其當暇。杖杜有葉。是今年二月。春之將莫。至家之期也。故念其當歸。先儒讀書精細不苟如是。若不從來頭洗剔。終屬蒙糊耳。

嘉賓式燕又思

周禮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賈氏註。上公三饗三燕。侯伯再饗再燕。子男一饗一燕。又思者。既燕而又燕。或以三或以再也。

無羊

周禮牧人掌牧六牲。所謂六牲。牛馬羊豕犬雞是也。無羊一詩。

特舉牛羊以諫其餘耳。如車攻詩田獵也。既曰既同齊足矣。又曰四黃不但齊足而且齊豪。六月詩戎事也。既曰比物齊力矣。又曰四驪不但齊力而又齊豪。非馬政克修之效乎。此亦牧事有成之一證也。

黍離

須知西周之宗廟宮室。自厲王流彘。兵戈擾攘。半就傾圮。見者已不勝其慘傷。迨宣王復興。斯干考室。然後似續之志成。而鳥革翬飛。煥然如舊。可謂肯堂肯構矣。奈何不再傳而遂即東遷之禍也。黍離之憂。蓋不獨念鎬京之舊。而新宮之綢繆並有不盡其歎歔者矣。

伐木

伐木。燕朋友也。而曰以速諸父。兄弟無遠何也。蓋常棣所謂兄弟以同氣者言也。所謂良朋以異姓者言也。此章所謂諸父以朋友之親而尊者言也。所謂兄弟兼同異姓而指其儕輩者言也。蓋友之爲義。統貴賤親疏而有之。天子而友匹夫。正伐木之旨也。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潛夫論實貢篇云。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澆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知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皆是此意。凡橫逆之來。皆爲磨礪吾性情之具。蓋我之所以待彼者。

一車集
未必一一能自反而人之所以攻我者却無處不伏危機返勘
斯義理透懼禍斯世情諳莫不徹底搜根窮形盡相而我之所
以處置之防維之者斯得其道周公管蔡流言孔子伐檀削迹
未必非他山之助也

復禮

朱子論復其見天地之心句云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者蓋
天地之氣所以有陽之復者以其有陰故也衆人之心所以有
善之復者以其有惡故也若聖人之心則天理渾然初無間斷
人孰得以窺其心之起滅耶若靜而復動則亦有之但不可以
善惡而爲言耳按顏子三月不違仁之後尙有間斷一有間斷

則私意萌而仁遂有離而去之之患此不遠復之所以贊顏子
也克復二字惟顏子始可語此

主忠信

程允夫問目云孔氏之門雖所學者有淺深然皆以誠實不欺
爲主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教
之以誠也樊遲問知孔子旣告之矣又質之子夏反覆不已不
敢以不知爲知也凡此皆爲學用力處朱子善之愚按人不忠
信則上文所謂重威皆成色取所謂學皆務虛名而交友必務
聲氣改過徒事口舌全無鞭逼入裏工夫純是東遮西掩伎倆
無一事做得完全故學必以是爲主

一車集 卷之二 無一東帶

朱子答胡伯量云吉禮先繫革帶如今之皮束帶其外又有大帶以申束衣故謂之紳又答郭子從云革帶是正帶以束衣者不專為佩而設大帶乃申束之耳申重也故謂之紳按古者玉佩事佩皆繫在革帶故朱子云不專為佩設

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以於變時雍之世而一家之中尚有父頑母嚚象傲三人則百姓之梗化而不安者多矣此堯舜所以猶病也

可以怨

堯有皞訟之嗣舜有頑嚚之親湯囚夏臺文拘羑里姬公遭流

言孔子厄陳蔡怨蓋自古而有之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夫子不教人不怨而曰可以怨讀孟子小弁凱風之章得其義矣註云怨而不怒何也綠衣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不怒之道也

知皆擴而充之矣

胡文定公曰人皆有是心堯舜能充爾如充惻隱之心至其仁如天充羞惡之心至以關充辭讓之心至以天下讓充是非之心至以嗣子為嚚訟此說論擴充最明晰

不敢侮鰥寡

崧高詩曰不侮鰥寡康誥曰不敢侮鰥寡增不敢二字直寫出

一車集
右聖王顧畏民。譬迪畏小民匹夫匹婦。一能勝予。學問極至處。蓋發政先施。文王之惠鮮爲切。不敢侮鰥寡。文王之敬凜獨深。

司師茲殷罰有倫。

敬明乃罰。以下有曰。殷罰有倫。又曰。罰蔽殷彝。就殷刑言也。又曰。速由文王作罰。又就周刑言也。蓋立典刑以彰天討。自唐虞已極。周詳况自湯至六七賢聖之君。輕重隨時。斟酌詳審。必於法協乎中。於情得其隱。殷周之刑。非二物也。故或舉殷。或舉文。王惟斷以義而已。故曰。用其義刑。義殺。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

周公攝政七年。其所以保邦致治者。卽是爲成王做箇榜樣。遵

之則治。違之則亂。洛誥所謂厥若彝及撫事如予。蔡傳曰。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常如我爲政之時。所謂篤敍乃正父。罔不若予。蔡傳曰。正父。武王也。篤者。篤厚而不忘。敍者。先後之不紊。言篤敍。武王之道。無不如我也。觀此二語。明示成王標準。使之有所持循。又須知周公爲叔父。成王方幼冲。兼之流言之禍。方息。殷民之惡未馴。洛邑方新。成王初服。周公方憂深慮遠。懇懇懃懃。訓迪周詳。不憚往復。故一則曰。如予。再則曰。罔不若予。直是現身說法。不暇以尊己爲嫌也。較之名誥。更爲切至云。

洛誥

洛誥一書。篇首卽有脫簡。自三月至十二月。其間始而獻卜。終

一車集 卷七 九
而留後。成王周公在鎬在洛。往來不一。臣告君答。臣去君留。紀述不一。既不繫以日月。又復合爲一篇。故讀者多苦其雜亂無倫次。蔡傳逐段分析。可謂詳矣。愚按此書。更得指明某節爲在洛而言。某段爲在鎬而言。更見明白。元陳壽翁名櫟之說善矣。今錄之。周公拜手稽首三節。王拜手稽首一節。周公在洛。成王在鎬。無疑義矣。以下周公曰。王肇稱殷禮。至無遠。用戾九節。則王在鎬。公亦在鎬。陳壽翁曰。此九節。乃洛邑旣成。公自洛還鎬。告王以宅洛所當行之事。而請王以行。及自陳欲退老之辭也。證之名誥。公定宅後。嘗還鎬。京觀召公取諸侯之幣。錫公。由公以達王。則可見矣。其註汝其敬識百辟享節曰。此因將往新邑朝。

諸侯而言。亦因召公取諸侯之幣。旅王而言也。又云。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味此二句。可見公時在鎬。欲王往新邑而已。將退老也。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至四方。其世享八節。壽翁曰。此王旣至洛。舉祀後。與公言將留公治洛。又曰。成王自謂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味退之一字。則王時進在洛邑。可知。據身在洛邑言。故以還歸宗周爲退。退固王之謙辭。亦述往返語勢之當然耳。先儒於此皆忽之。故不敢質言。此章爲王至洛後之辭也。周公拜手稽首至乃單文祖德三節。此緊對上文。周公許王留洛。則王與公皆在洛。可知。佻來毖殷。至朕子懷德四節。壽翁云。拜手稽首。休享公述。王命使之辭。曰。此明潔以禋祀之酒。今拜

稽而致休美以享公焉。則王既歸鎬而公已畱洛也。戊辰王在新邑以下記祭祀册祝等事。壽翁云此三節史臣記王在洛以畱公在後治洛之事。祭告文武及命公也。金仁山曰此篇有周公至洛使告圖卜往復之辭。有周公歸周迎王往洛對答之辭。有成王在洛畱公於後之辭。有周公爲王畱洛相勉敘述之辭。按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又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爲王將往新邑。舉大祭祀朝會諸侯而預爲訓戒也。至王在洛行祀禮享諸侯之事。未嘗一言及之。故陳壽翁云乃惟孺子頒朕不暇節之下。當必有公從王至新邑舉祀發命之事。而今闕矣。愚按周頌清廟詩。朱子定爲周公既成洛邑朝

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又車攻詩。朱子云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爲東都。以朝諸侯。詩曰赤芾金鳥會同有繹。言諸侯來朝也。此二詩一可證祀事。一可證朝享。

舍己從人

胡文定公語徐時動云。學道先除去人。我敬之不加喜。侮之不加怒。山谷云。好學之士常患人我之念。最難調伏。范忠宣公論王荆公止。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東坡謂介甫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王氏安能以其學同天下。邵子云。凡人爲學。失於自主。張太過。以上諸說。於人已二字。最說得不能舍。不能從。委曲原故。

人心道心

明薛文清公瑄讀書錄云。雖上知不能無人心。聖人所謂無欲者。非若釋氏盡去根塵。但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以其不流於人欲之私。所謂無欲也。此論發明人心道心。是一是二。最爲融徹。如鄉黨詳記聖人衣服飲食。飽食煖衣。聖人猶是人情。所謂上知不能無人心也。但衣食有節。不以口體之故而累其心。所謂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也。又道心最怕轉而爲人心。如子之孝。臣之忠。道心也。而或雜以爲人私意。則又是人心。而非道心矣。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

讀書錄云。人倫明則禮樂興。禮只是序。樂只是和。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得其分。而不相侵越。所謂序也。序則禮立矣。君仁臣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朋友有信。所謂和也。和則樂生焉。是則人倫爲禮樂之本。又云。上有虞舜之德。則天敘天秩。明而上下和。由是伯夷后夔。得以推其序。與和形之。度數播之。聲音而爲禮樂。由此說而推之。以出公之據國拒父。滅絕天理。而欲制禮作樂。可乎。以是知正名之爲急務也。

恐懼乎其所不聞

讀書錄云。偶見一伶人於三層棹上。頭頂一小童。可謂危矣。因笑自喻曰。此伶此童。此際俱無邪心。何也以恐懼之心勝也。賤

技且然。君子學道，必常存戒懼之心。如處至危之地，斯無邪心矣。苟安於怠惰放肆，則無限之邪心竊從而生矣。愚按：恐懼二字下得最重。比戒慎二字更危悚。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蓋言恐懼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朱子云：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薛文清論道體云：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息之間斷處。

天命之謂性

讀書錄云：仁義禮知，即是性。非四者之外，別有一理為性也。道

只是循是性而行，德即是行。此道而有得於心，誠即是性之真實。無妄命即是性之所從出，忠即是性於心，恕即是性於人，非性外別有所謂道德等理也。然則性者，萬物之統宗，與理之名雖有萬殊，其實不過一性。按此段論道德忠恕等義，俱本性字說下，極得主腦，自無舉用遺體偏枯不全之失。

性相近也

程子曰：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又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自孟子言性善後，荀揚諸說紛紛不一。至程張始分出天地

之性與氣質之性兩種而後性善之旨大明但理氣一滾而出無從而分又須知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非截然二物一處是本然一處是氣質也善夫文清之言曰就氣質中指出仁義禮知不雜氣質而言謂之天地之性以仁義禮知雜氣質而言故謂氣質之性非有二也

執事敬

讀書錄說敬字最好其言曰行第一步心在第一步上行第二步心在第二步上三步四步無不如此所謂敬也如行第一步而心在二步三步之外行第二步而心在四步五步之外即非敬矣至若寫字處事無不皆然寫第一字心在第一字上爲一

事心在一事上件件專一便是敬程子所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與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讀書錄論省察云一念之差即放纔覺其差而心即正可見聖狂之轉移係於一念其捷如影響

願無伐善無施勞

讀書錄云德冠古今功滿天下皆分內事與人一毫殊不相干何矜伐之有又云畧有與人計較短長意即是渣滓消融未盡按朱註顏淵不違仁使有一毫伐施之意便是私心未融便與仁間隔矣

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此即可悟無隱無言直是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氣象

我其試哉

衷論云觀刑試之家也慎徽一節試之國也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讀書錄云孔子周流四方欲行其道於天下豈不如沮溺之徒知道之終不能行但聖人仁民之心即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不以窮冬大寒而已其生物之心聖人亦豈以時世衰亂而已其行道之心乎又曰治亂盛衰相尋無端者理之常然或當衰不衰當亂不亂者則聖人斡旋造化之功也此二段一以發明聖

心之仁不同石隱一以發明聖道之大能挽氣化之衰方見斯人吾與一言滿腔惻隱易無道爲有道責任一身承當

無暴其氣

讀書錄云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立要端以至作事有節皆不暴其氣之事又云約其情使合於中亦養氣之事也又云怒至於過喜至於流皆暴其氣也愚按曲禮少儀等篇干戈琴瑟等事先王即於成童時教之不但收其放心抑且消其躁氣矣

夜氣

讀書錄云平日未與物接之時虛明洞徹胸次超然真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者此蓋夜氣澄清之驗又云瑄因憶少年時

一車集 卷七
晚開誦書愈數而不能誦。至來早即心志豁然。昨晚所讀之書悉能成誦。今思之晚間多不能記者。氣昏也。早間能背誦者。氣清也。此亦可驗夜氣之說。愚按淮南子有。人心如槃水之喻。蓋言清之則濁。澄之則清也。夜者羣物之所息。靜機也。正槃水澄清之候也。此平旦之氣。所以虛明洞徹也。

人心惟危

朱子語類問程子曰。人心人欲也。曰。人欲也未便是不好。謂之危者。危險欲墮未墮之間。若無道心以御之。則一向入於邪惡。又不止於危也。愚謂臨深履薄四字。正好形容危字。一失脚即墜於淵。陷於冰矣。人禽之關。只爭一念。旋轉耳。危乎不危。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惻隱之心。承上節說下。即接說辭讓羞惡是非何也。文清言性命曰。仁義禮智信有則一。齊有但各有所主耳。如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然所當愛者。智也。愛得其宜者。義也。愛有節文者。禮也。愛出誠實者。信也。以至事君從兄之類。無不皆然。

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此章發明理一分殊之旨。薛文清推廣言之。最為條暢。其言曰。統天地萬物言之。一理也。天地萬物各有一理。分殊也。就天言

之天一理也。而天之風雲雷雨之屬，各有一理。其分殊也。就地言之，地一理也。而地之山川草木之類，各有一理。其分殊也。就人一家言之，一理也。而人之父子夫婦長幼之類，各有一理。其分殊也。就人一身言之，一理也。而四肢百體，各有一理。其分殊也。也就一草一木言之，一理也。而枝幹花葉之不同，其分殊也。理一行乎分殊之中，分殊不在理一之外。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也。又曰：天人一理也。天有不能爲人所爲者，人有不能爲天所爲者。此其分殊也。

禮樂

伊川曰：推本而言，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又曰：天下無

一物無禮樂。且如置兩隻椅子，纔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曰：盜賊至，所謂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橫渠謂禮本天之自然，按程子三說，乃論禮樂之原。所謂無體之禮，無聲之樂，所謂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蓋三百三千之所由制，五音六律之所由肇也。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此言敬義夾持之功不可闕一。伊川云：敬只是持己之道。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着

一。簡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盡孝道也。此言主敬之功。不可無集義之事。若欲集義而不知主敬。則失其所以集義之心。那得有合義之事。此又不得言而無不知者矣。

宣公十有五年。初稅畝。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籍。以豐財也。宋熙寧中。命徐同相視太行煤子稅額。道出相臺。謁韓魏公。因以事告。公再三祝曰。小民藉此爲生。若一添稅。與天地相終。無由廢罷。但言難於增稅。如何。魏公天地相終之言。揭盡弊政流毒。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宋孫泰山名復曰。黃帝觀乾坤。創法度。衣之裳之。以辨君臣。以正上下。以明貴賤。帝堯奉之於後。虞舜載觀厥象。以盡其神。於是分其命數。異其等威。殊其采章。以登以降。然後一人之服。五等之制。煥然而備。俾臣無以僭其君。下無以陵其上。賤無以加其貴。僭陵篡奪之禍。不作。雖四海之廣。億兆之衆。上穆下熙。可高拱而治。故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既歷三紀。世變風移。

司馬溫公曰。上行下效。謂之風。薰蒸漸漬。謂之化。淪胥委靡。謂之流。衆心安定。謂之俗。及風化已失。流俗已成。則雖有辯知。弗能諭也。強毅不能制也。重賞不能勸也。嚴刑不能止也。自非聖

一車集 卷七
人得位而臨之積百年之功莫之能變也按商紂以淫酗之化河北以南漸染已久幾同淪膚浹髓之深讀召南一篇江漢有貞一之女行露不能無強暴之男以文王之聖召伯之賢尚不能盡革其舊染况頑民身被商王之化雖遷洛邑密邇王室而蔽固益深開悟尤難以周公慎之於始以君陳和之於中以畢公方成之於終其變易之難如此賈生所謂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

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

宋張南軒名云格之為言感通至到也書曰格于上帝蓋君心之非不可以氣力勝必也感通至到而俾之自消靡焉所謂格

也蓋其誠意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非格之之道也此說疏格字從大人身分上看出

居上不寬

寬字易誤看非縱弛姑息之謂也書曰克寬曰有制所以防寬之弊也宋胡致堂名曰寬者容德也猶海之負水地之負物天之徧覆也苟以縱弛為寬失之遠矣或問歐公為政寬簡則弛廢何也曰以縱為寬以畧為簡則弛廢而民受其弊吾之所謂寬者不為苛急耳所謂簡者不為繁碎耳宋劉子卿名曰臯陶雖告舜御眾以寬繼之以刑故無小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

不失人亦不失言

溫公曰鐘鼓叩之然後鳴。人不以為異。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妖耶。不可以言而言。猶不叩自鳴也。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鐘鼓矣。

然後知生於憂患

胡文定公云。聖賢不畏艱難。聖人作易。於困卦則曰困亨者。困窮而致亨也。於震卦則曰震亨者。因震恐而致亨也。

君子而時中

伊川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言一家則廳中非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可矣。

盛寒則薄裘不可。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在陋巷。則不中矣。居於陋巷。在顏子之世為中。若過門不入。則非中矣。宋楊龜山名時因取扇子以稱之曰。以長短觀之。則彼為中。以輕重等之。則此為中。善用中者。惟等其輕重。無過不及而已。愚按中也。即權也。即易理也。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所謂聖之時也。

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楊龜山曰。昔劉晏造船。或言虛費太多。晏曰。論大計。不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當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好。異時有患。吾給錢多。減之過半。則不能運矣。至咸通中。官司計費而給無

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劉子卿云。劉晏之論。卽聖人見
小利則大事不成之義。對之孫甲。無言。限言。必望我異報。自
羣而不黨。慶歷中。上用杜祁公。范文正公。富鄭公。任政事。滕宗諒守慶州。
用公使錢坐法。杜公欲致重法。范公則欲薄其罪。富公患是。不
知所決。孫公之翰歎曰。法者人主之操柄。今富公患重罪。宗諒
則違范公薄其罪。則違杜公。是不知有法而未嘗意在人主也。
觀此可見阿比之私。雖古名臣。尙未能盡去克己之難。如是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胡文定公紹興時政論曰。夫焚林而畋。非不得獸。而明年無獸。

竭澤而漁。非不得魚。而明年無魚。厚賦重斂。困乏不足。轉而之
他。則無百姓。誰與供常稅乎。如京東西路。歲入二稅。約七百萬。
課利雜收。約三百萬。其餘山澤之利。在祖宗時。捐以予民。不盡
取也。百姓歸戴。罔有二心。及李彥等取之。凡西城課利。及乾灤
爲田。窮竭民力。斂積無等。百姓愁苦。轉而爲盜。今此兩路常賦。
不歸於王府。五年矣。又如荆湖南北。歲入二稅。約四百萬。課利
雜收。約一百萬。自二稅外。豈無餘利。在祖宗時。捐以予民。不盡
取也。百姓歸戴。罔有二心。及部使者取之。折變則有一折兩折。
三折收糴。則有均糴。敷糴。補糴。散引。則有麩引。茶引。鹽引。受納
則有一加再加倍加。而猶以爲未足。然百姓愁苦。轉而爲盜。今

此兩路常賦所入不歸於王府三年矣。乃知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信不誣也。

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

傳曰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卻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曰易曰益。卽不得其正也。明本釋子註云。陳履常嘗謂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爲己。一旦當事而發之。如決江河。其可禦耶。必有過甚覆湯之憂。按陳子之論。卽有所忿懣不得其正之義。君子無所爭。

慶歷中范文正公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異。及下殿。各不

失和氣。如未嘗爭。蓋其心主於事可行而已。不爲己也。竊謂君子禮陶樂淑。所以涵養德性者。固極和粹而嚴氣正性。所以維持世道者。不容模稜。孔子在朝。閭閻侃侃。孟子氣象。泰山巖巖。豈徒爲是氣量之恢宏而漫無可否乎。此章須於爭處看出無爭方得全相。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

朱子答徐元聘書云。人物之性本無不同。而氣稟則不能無異耳。程子所謂率性之謂道。兼人物而言。所謂不獨人爾。萬物皆然者。以性之同然者而言也。所謂人受天地之正氣。與萬物不同。所謂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者。以氣稟之異而言也。故

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便不是薛文清曰鳥獸皆知寒煖饑渴牝牡利害之情而不知禮義之當然乃其氣體昏塞之甚而不能通也朱子所謂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仁義禮知之粹然者人與物異正謂此耳又曰仁之性物得者尤多如牛呼犢而鳴鳥護子而翔雞護雛而啄犬護子而噬皆慈愛之發於自然也但爲形氣所拘於此一端畧能發見他則不能類推矣又云衆蟻得一物合力舉之以歸其穴謂之無知不可又云鳥追天未陰雨而綢繆牖戶亦其智之一端又云飛潛動之物皆有知有性植物則無知而有性觀此可見人物之所以異所以同處

知皆擴而充之矣

程子所謂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說推卽擴充之謂也如雉鳩夫婦豺狼父子螻蟻君臣各得性之一端但爲形氣所拘不能因此推彼人爲萬物之靈所謂仁義禮知之粹然者渾全無缺程子所謂纔明彼卽曉此明通透徹本無窒礙擴而充之無不心心相印也恕字可行終身絜矩能平天下如是而已四端發自孟子擴充之義言之不厭其詳真人物之所以區分聖凡之所以懸絕也又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二語該盡天德王道內外合一大宗旨

作福作威卽天官八柄之法。夏官九伐之法。蓋爲上者。旣建皇極。以爲臣民之標準矣。然世道之盛衰。氣稟之純駁。風土之強弱。究何能一道同風。胥一世而納之於大中至正之域哉。不知有亶聰之德。斯皇極之所以立。居天子之位。斯皇極之所以行。正直之用。一剛克柔克之用。四權衡輕重。救弊矯偏。以爵祿富貴。致其尊崇。以刑罰甲兵。嚴其黜抑。陶鎔磨礪。漬漸薰蒸。而偏陂反側之心。自轉爲蕩平正直之化矣。否則威福大權。歸之臣下。則害家凶國。民人僭亂。其禍有不可究詰者。而何有建極保極之足云哉。此五六兩疇。所以相次之旨也。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恭從明聰。睿言踐形也。勿視聽言動。言去私也。去私所以踐形也。故曰克己復禮也。洪範五事論語四勿。反正互明。但四勿爲五事。下手工夫耳。朱子問視聽言動。比洪範五事。動是貌。否如動容貌之謂。曰思也在裏了。動容貌是外面。底心之動。便是思。真西山云。勿云者。正指思而言。

其八庶徵。其九五福。

庶徵驗之於天。觀休徵而知皇極之克建也。觀咎徵而知皇極之不克建也。五福驗之於人。觀五福而知建極有以致之也。觀六極而知不能建極以致之也。蓋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推之。三重徵諸庶民。九經先著其效。答顏淵仲弓問仁。以天下歸仁。

此篇見古大臣事君格心之學。一葵之獻。或却。或受。似無損於大德。自古大臣言之。則曰其受之之心。卽玩之之心。卽貴之寶之之心也。此心一萌。將玩物。馴致玩人。貴異物。馴致賤用物。寶遠物。馴致不能寶賢。而大德虧於細行。功業墮於垂成。極之遠方不庭。困於悉索。邇人騷動。苦於輓輸。財殫力單。變故百出。莫不由此。篇終以保民居世王業作結。召公訓王之意。其歎懇有如此。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康誥篇自敬明乃罰。至則予一人以懌。十二節。皆言慎罰之事。而於中揭出心字德字。正所以端用刑之本也。此所謂心卽孟

子所云不忍人之心。程子所云滿腔俱是惻隱之心。所謂德卽易所云天地之大德曰生。書所云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是也。若無此心。無此德。則以得情爲喜。以鍛鍊爲能。淫刑以逞。何求不得。此真刑書之原。培養國脉之本也。

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夏。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

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兩速字正對上節五六旬時四字。蓋不蔽要囚而必經服念之。久者蓋天下之大命在獄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續。必求其生而不得。然後死者與我皆無恨。此欽恤之仁。哀矜之念。雖欲速而不忍也。不孝不友不忠。速即刑典無赦者。蓋父子兄弟之無親。君臣上下之滅義。三綱淪九法斃。若不速以刑之。禍亂隨作。此明罰勅法雷電示威。有不可少緩須臾者也。一遲留一迅疾。惟當於理而已矣。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國家舉一大事。如行師遷國。大祀大喪。公卿士庶持論各殊。意見不協。因而其事沮撓。當斷不斷。惟聖智之主。神明獨運。決然行之。而無疑。如管蔡流言。武庚倡亂。周公奉王命而征之。此事勢之萬不能已也。而邦君庶士。反以艱大為辭。敢於違卜。盤庚三篇。以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小民惑於利害。不適有居。故喻以遷都之利。如此不遷之害。如彼委曲訓誥。費盡調停。湯之伐桀。應人順天之舉也。而毫衆反謂我后不恤。舍我稽事。而割正夏。滕文行三年之喪。復古也。而百官族人皆不欲。反謂宗國莫之行。是非把持得定。鮮有不為之搖奪者。

召誥

鳴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鳴呼曷其奈何弗敬此一節總領通篇大意如皇天上帝句起下十八箇天字改厥元子句起下有王雖小元子哉句茲大國殷之命句起下夏殷之命八句惟王受命起下今沖子嗣今王嗣厥命二句無疆惟休句起下兩今休字無疆惟恤句起下遐終墜命民暑顧畏威命讐民等字曷其奈何弗敬句起下六箇敬字又按皇天上帝所以改元子革殷命者虐民故耳三句中已暗含民字意以後十箇民字俱從此出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命之向背視小民之從違小民之從違視君德之敬肆歷年永與不永惟決之於此而已通篇遞

言天命靡常小民難保夏殷之何以墜命前車可鑒嗣王之何以永命疾敬爲先往復諄詳危言切旨其血脉貫注廣大淵深與大雅文王篇同一旨趣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皇天上帝節爲通篇總冒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句爲通篇結穴此卽孟子得乎邱民而爲天子之說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旣命殷庶庶殷丕作

頒役書而庶殷丕作蓋記周召營洛綜理之詳條條有法而庶

殷赴功趨事其踴躍不減於周民以見說以使民民忘其勞之意至於告成甲子書闕有間矣說者謂乙未至甲子僅一月耳而萬世基業成於一月之功此亦姑爲約畧之言而究未得其告成果於何日也竊疑庶殷丕作之下當有闕文不應攻位用書俱記時日而落成反畧而不書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召公之戒武王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禹貢列九州之貢冢宰記九貢之用非備衣食日用喪祭朝會者不載蓋以珍奇玩好之物淫蕩上心百度從此破

裂不敢不慎之也儀不及物則其所以事君者不以道而以幣則雖庭實旅百究無享上之誠猶之不享也此念一生則貌恭而心狠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成王至洛有朝會之舉周公以識其不享別言之誠爲御諸侯之要旨也

多士

商王士所知者乃祖代夏事所執者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之言所怨者由商至洛有四百里之勞攘所懼者從三監叛周有不可道之罪戾又况移之遐邇背井離鄉田疇室廬羈棲靡定尤殷頑之所心憂也周公作誥乃爲之述其先人革夏之由於天則知我周革殷之非求位作下都以定爾止比我周以期

一車集 卷一
多遜則知播遷之非勞民而怨可不作明告以不殺示矜恤之仁隱寓以防維彰明威之用可謂詳矣况夫所謂土者授之田以謀其食止者授之室以奠其居幹者授之事以分其業有年者老者以壽終小子者幼孤得遂長小子乃興者家道寢昌賢才崛起所謂迪簡百僚將於此乎出也遷洛之利如此其大也此皆人情所願欲者周公復曲爲曉喻之可謂詳且盡矣此其忠厚悱惻之心卽東山勞士之心也

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蔡注詩言秉彝此言秉爲者彝以理言爲以用言按此爲字如孟子行止非人之所能爲爲字呂成公云不界之理豈在外哉

是我下民所秉之爲蓋善善惡惡確然不可易者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
休簡界殷命尹爾多方

大雅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卽天惟求爾多方三句意也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卽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意也乃眷西顧此惟與宅卽惟我周王一節意也蓋天求民主惟德是昇鼎革之際冥冥中若有不勝其躊躇者曰求爾多方曰教我用休曰監觀四方曰爰究爰度直寫出天人相與之際呼吸可通形聲可接詩書無異旨也 多士篇

曰。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多。方。則。曰。惟。我。周。王。靈。承。于。旅。承。者。以。下。承。上。之。辭。於。帝。言。承。承。天。而。時。行。之。義。旅。者。民。也。亦。曰。承。者。何。也。蓋。民。惟。邦。本。苟。無。民。何。有。君。靈。承。于。旅。正。所。以。靈。承。於。帝。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也。

文王卑服

此。下。三。節。述。文。王。無。逸。之。實。開。口。先。以。卑。服。發。端。何。也。蓋。萬。民。之。不。能。咸。和。由。君。心。之。奢。侈。侈。心。一。動。則。晏。安。鳩。毒。耽。樂。是。從。而。聲。色。進。賦。斂。橫。小。民。如。何。而。懷。保。鰥。寡。如。何。而。惠。鮮。舉。一。卑。服。而。一。切。淫。靡。之。具。盡。行。屏。絕。可。知。於。此。見。文。王。畔。援。歆。羨。之。胥。捐。而。寡。欲。清。心。為。咸。和。萬。民。之。根。本。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治。天。下。有。道。剛。克。柔。克。是。也。剛。克。則。整。齊。嚴。肅。有。不。可。犯。之。威。柔。克。則。寬。裕。優。容。有。不。忍。棄。之。德。當。文。王。時。紂。以。殘。虐。之。資。流。毒。下。民。正。如。疲。癯。殘。疾。之。夫。惟。有。撫。摩。調。護。之。一。法。懷。保。惠。鮮。在。紂。時。為。最。急。汝。墳。歌。孔。邇。其。明。證。也。然。使。文。王。無。徽。柔。之。德。氣。質。粗。厲。性。情。操。切。則。窮。簷。疾。苦。其。所。以。體。之。者。必。不。詳。所。以。撫。之。者。必。不。至。間。有。梗。化。之。人。驕。悍。之。俗。又。必。不。能。惇。大。成。裕。至。再。至。三。馴。擾。而。俟。其。自。化。如。是。則。不。能。懷。保。之。惠。鮮。之。矣。孟子。云。恭。者。不。侮。人。旅。獒。云。德。盛。不。狎。侮。懿。恭。云。者。無。一。事。之。敢。忽。無。一。人。之。敢。慢。者。也。無。一。人。之。敢。慢。自。無。一。事。之。不。周。寒。暑。

怨嗟顛連無告。如聞其聲。如覩其狀。則凡所以養其欲。給其求者。自無不備。至而懷保之恐。後惠鮮之有加矣。周公繫懷保惠鮮於徽柔懿恭之下。豈無謂哉。

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監謗之禍。至不克有其國。所謂怨有同是叢於厥身也。周公蓋見之早矣。

告君乃猷裕

呂氏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其調齊。盤錯。勢亂。欲其解紆。黷闇污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與夫患失。乾沒者。未嘗無翩然捨去之意。况召公親遭大變。

破斧缺斨之時。屈折調護。心勞力瘁。又非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爾一旦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人情之所必至。然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助。則召公義未可去也。今乃汲汲然求去之不暇。其迫切已甚矣。蓋謀所以寬裕之道。圖功攸終。展布四體。爲久大規模。使君德開明。未可捨去。而聽後人之迷惑也。今由呂說推之。召公以盛滿難居。欲遜權位。退老厥邑。此寵利不居。功成身退之義。然以太保之尊。受顧命之寄。義與國同休戚。不當以一己之進退爲重。而以君德之隆替。國祚之短長爲心。斯度量恢宏。謀慮深遠。延寧王之德。終穆考之功。不冒海隅。天休永荷。直與殷獻臣爭烈。文五臣。

比隆矣。以視夫介介於明去就。潔身遠引者。其氣象之迫促。爲何如耶。周公爲召公進猷裕之說。此古純臣篤棊之忠。始終國事如此。厥後弼亮兩世。不聞有求去之言。其得於周公之訓也。大矣。孔之去魯。膳肉不至而後行。孟之去齊。三宿而後出。晝沮溺丈人沉淪不返。孔子則栖栖皇皇。席不暇煖。皆裕之義也。

篤棊時二人

文王時。周公爲政於國中。召公宣布於諸侯。職在治外。甘棠至不忍伐。當時之感德可知。召旻之詩曰。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其令人不忘如是。可知當時雖濟濟多士。如芮伯。畢公。毛公。衛侯。皆爲賢佐。而同心協力。維持於國家多難之時。殆非諸臣所能及者。故曰。襄我二人在時。二人惟時。二人弗戡。篤棊時二人。凡四言之。周公於召公。真如左右手也。

訪落

讀訪落敬之小毖三篇。知成王之訪道求賢。開誠納諫。讀召誥洛誥。無逸立政四篇。七月文王大明。縣公劉。洞酌卷阿七篇。知周召之翊贊。冲人培養國脉。茲以周召之訓。見於詩書者言之。以創業之辛勤而言。則玉瑤鞞琫。陟巘降原。望景觀泉。館豳卽芮。此公劉之遷豳如見也。走馬岐下。契龜周原。立社營門。築室作廟。此古公之遷岐如見也。思齊開先。徽音繼美。內助多賢。篤生聖哲。以小心而受方國。以燮伐而代大商。此文武之誕膺天

命而爲西伯爲天子。又可見也。以衣食之艱難而言。則春耕秋
穫。婦饁女桑。狐貉兼儲。晝宵并瘁。兼以斷壺剝棗。園圃裕饒。稱
觥躋堂。君民一體。此。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又可見於七月一
篇也。且爲君之道。奉天牧民。正位凝命。周召則以敬德爲誠。民
之基無逸爲永年之本。拜手而嘆。休茲拳拳。宅俊遂歌。而陳車
馬眷眷。顛卬昔之命。殷者轉而命周。可知駿命不易。挹之於彼
者。注之於此。庶幾澤潤生民。况夫宅中圖治。忝殷民朝。列辟舉
盛禮。記功宗。凡守文之君。所以丕承基緒。懋修厥德。儀刑者何
人。監戒者何事。周召無不於詩書而縷陳之。所以漸染薰陶。日
積月累。基命之主。宥密緝熙。宜乎頌昊天而罔斃也。

一 輻集卷之七

車集

三



